

英國名家諧趣散文選

黃石選譯

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黃石選譯

英國名家諧趣散文選

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初版發行
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二版發行

每册基價九角
(按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英國名家諸趣散文選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選譯者 黃石

發行人 劉甫琴

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 五五二九九 五三八四號
郵局劃撥賬號第一二五七號

臺灣開明書店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七號

目 次

野心·····	佛蘭西斯·培根	一
談談抹粉塗朱·····	(不著撰人)	六
死亡論·····	哲林美·泰勒	二
掃帚柄·····	斯威夫特	七
好興緻·····	理察·斯提爾	二〇
談話箴言·····	理察·斯提爾	三
閨秀的裝冠·····	愛迭孫	三三
南柯夢裏嬌兒·····	查理士·蘭白	四
黑衣人·····	高而斯密	四
一個異象·····	哥勒列芝	三
人生·····	柏茵·雪萊	三
青春不老·····	夏斯烈	八
火·····	魯略斯	二〇
寒冬曉起實爲難·····	雷洪	二三

目 次

一枝粉筆·····	徹斯特敦	三三
夜遊·····	狄更斯	三六
墨印的一便士彩色的兩便士·····	史蒂文生	三三
鋪草跛屨險記·····	薩穆爾·尊生	三五
金果·····	米蓮	三二
愚昧之樂·····	洛弼·林德	二六
論無所事事·····	丕里斯	二七
我的第一篇文章·····	丕里斯	二六
買書閒話·····	柏列兒	二六
婦女的天職·····	愛曼德·戈斯	二五
閒向狸奴掏素心·····	貝洛	二五
大風起兮·····	貝洛	二九
英國散文的瑕疵·····	布祿	三五
並非必要的尾巴·····	譯者	三六

野心

Of Ambition

佛蘭西斯·培根
by F. Bacon

野心與脾氣相似；這種氣質使人活潑好動，滿腔熱誠，活力充沛，假如不加以制止，就鬧出事來。但如果強加抑制，致不能發洩，則又變成一股惡毒而焦灼的肝火。此所以有野心的人，若果找到了飛黃騰達的康莊大道，並且還能够百尺竿頭，向前邁進，那麼，他們便成了忙人，而不是危險的人物。但假如他們的慾望受到箝制，他們便暗懷不滿，對人對事，無一不以惡毒的眼睛，耿耿虎視，見到事情潰敗，就非常高興；國君或國家的臣僕而具有這種根性，是最惡劣不過的。故此國君任用懷有雄心壯志的野心家，最好善為駕御，只讓他們著著邁進，不要叫他們往後倒退；這樣做法，當然免不了諸多不便，所以最好還是以完全不進用具有這些質性的人為妙。因為這種人要不是隨著所任的職務一同上進，他們就轉而設法令到

他們的任務跟他們一齊倒場。但我們既然說過，若非必要，最好以不登用野心家爲佳，我們便理宜陳明什麼場合才是必要。凡是沙場上的元戎，無一不是壯志如虹，野心勃勃的，但既有戰事，便非有良將不可；司令官的擢用若得其當，則全軍咸蒙其利；任用一個沒有雄心的軍人，卽是剝去了他的踢馬距。野心家還有一個大用場，就是遇到危難和嫉妬的情事之時，要他來做國君的屏蔽；因爲有野心的人，好像一隻蒙著眼睛的鴿子，只因看不見周圍的事物，便拚命的往上爬昇，所以只有他才肯擔當危險而招妬的差使。此外，野心家更有一種用處，就是利用他去壓低官居極品的重臣的尊大；卽如提比里歐斯利用馬克洛去裁抑西耶納斯（註），是其一例。既然在這些場合，定要利用野心家，就得說一說應該怎樣箝制他們，好減少他們的危險性。出身寒微的野心家，其危險性比出身高貴者爲小；生性粗暴者，危險性又比性情馴善而得衆望者爲小；又假如他們是新發跡的，其危險亦不如老奸巨猾，根深蒂固者之甚。或以爲國君有寵臣，是一個弱點，殊不知在對付野心勃勃的大人物一切法門之中，這倒是最上乘的妙法。因爲國君既可以對寵倖之臣施以好惡的手法，別人便無法坐大了。控制野心家的另一種手法，便是用同他一樣桀傲的人去平衡他們。但這樣一來，就得有幾個謀臣策士，從中維持局勢的穩定；因爲沒有了壓艙底的貨物，船舶就會顛簸得很兇了。

一位國君至少要栽培鍛鍊幾個比較卑微的人物，去窘惱野心勃勃的權臣。假如他們的性情猙獰可畏，那麼能拆他們的臺固然是好；但假如他們生性既倔強，做事又膽大，那麼說不定會墜入他們的彀中，那就危險了。但事到其間，非場他們的臺不可的時候，爲策萬全，就非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不可。唯一的手段，是把寵辱逐步互爲更迭，使他們料不到將要發生的事情到底是什麼，那樣便可以把他蒙在鼓裏了。只對大事懷野心，其爲害尙較小於事都懷野心，因爲萬事都懷有野心的人，一定會把萬事攪得一團糟，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亂。然而一個好搗亂的野心家，其危險性總還比單靠依草附木而坐大的人來得小些。立心要在能人叢中出類拔萃的人，一定想幹一番大事業，這對公衆總算是有益的。但一個只圖謀在一無可取的人羣之中，變成唯我獨尊的人物，這種人適足以使整個世代因他而衰頹瓦解而已。榮譽有三條要件：一要有做好事的優越根基；二要有接近帝王和重臣的門路；三要增厚一己的私產。懷有這些大志的人，一經奮發，便卓然成爲誠厚的人，能够在奮發爲雄的人身上，鑒察到這樣的意圖來，那便是英明的國君。總而言之，國君和國家，應進用責任感比求上進之心較強，愛憑良心做事，而非憑勇氣做事的人爲宰執大臣；並且要把有志氣和好辦事兩種質性，分別得清清楚楚。

註：Tiberius 卽羅馬皇尼祿 (Nero) 這是羅馬史上的一宗政治把戲。

在哲學的園地，Francis Bacon (1561-1626) 的大名，是不用費詞介紹的，稍讀近代學術史的人，都知道他是第一個敢於反對亞里士多德及其流派的思辨哲學，倡導以歸納法去代替演繹法，從而建立近代的經驗哲學的奠基者。但在文學的園地裏，培根同時是「英國散文之父」，知道的人就較少了。試將現在所譯的一篇，和以後介紹的各篇，細心比較一下，便覺得另有一種不同的味兒。文筆是那麼明淨，簡潔而精鍊，簡直像採鑛的工師，把燕雜的鑛砂，先在碧澄澄的活泉裏，沖了又沖，洗了又洗，直至把一切粉礫微塵，淘得不遺纖芥，只留下一些亮晶晶，光燦燦的純金在鍋底；這樣就是培根的散文，也就是他所奠定的英國散文標準的規格。單單看英語的 *Essay* (散文) 和鑛物學的 *Assay* (試金分析) 兩個詞兒，只差頭一個字母不同，就知道文學上之所謂「散文」和普通對韻文而言的散文是怎樣的。不同。行文明淨如洗，說理詞約旨遠，結構緊湊謹嚴，用字千錘百鍊；這是散文起碼的條件。創造這種風格，且最能以身示範者，便是培根。尊他爲「散文之父」，決不是諛詞。

培根的散文還有一個特殊的風格，就是喜以社會風俗和個人言行爲論題，先加以精密的思考，得到恰當的結論，然後以精鍊的文筆表達而出；所以讀起來訓誨意味頗濃，彷彿一串發人深省的箴言座銘。這本是十七世紀英國散文一般的特色，稍後於培根的泰勒 (Jeremy Taylor, 1613-1667) 也是如此。

少。

培根的散文一共有三集，第一集刊於一五九七年，第三集刊於一六二五年。別方面的著作也很不

除學術之外，培根也是英國由伊利莎伯一世的盛世剛過後轉入混亂時代的政海大員，說不定這一篇散文，是他的從政「心得」之一。不過他的政治生涯是不足道的，適足為光榮的學術勝業的白圭之玷而已，不談牠也罷。

談談抹粉塗朱

Of Painting the Face

(不著撰人)
by T. T. T.

要是說，最古的是最好的話，那麼一個人與生俱來的面孔就勝如假借得來的「自然」。比「藝術」古老得多，但「藝術」只可輔助「天工」，卻不應把牠毀損；用來修補牠，卻不應用來敗壞牠；該爲了求十全十美，卻不該爲了毀滅摧殘；可是這種矯揉造作的粉墨塗抹，實在在破壞了面部天然的姿色。固然，上帝曾拿脂澤賜給人，讓他煥發他的容光，正如拿醇醪賜給人，讓他振發精神，愉悅心性；但這是從反省得來，而不是得自粉飾塗抹；是得自舒適，而不是得自粉飾和蒙蓋的；是來自補綴和助長天然的色澤，而不是拿人工的光彩去敗壞牠或隱藏牠。一個男人或女人，在鏡中看見他們假借得來的面目，用錢買到的姿色，拿本來不是自己原有的臉兒，去取悅自己，那是多麼可悲的虛榮啊！他們塗脂抹粉的原因，到底爲

了什麼呢？毫無疑問，只不過是驕傲心作怪，不肯落在他人後；不以上帝的天工爲滿足，與及浮華或要得到人家稱讚的愚蠢矯飾，有以致之罷了。這一種人，卻是十分偽善，心想這樣，卻偏偏做那樣，自己本來不能實實在在是那個樣子，卻一心要裝成那個樣子，又貪圖別人斷定他們並不是那個樣子。他們十足是騙子；因爲他們苦心講求以炫耀去騙人的手法，希圖由此博得人把他當作比原來更加可愛的東西，叫人認爲那是天然的，卻不道原來是人工造成的。我還可以實實在在說，他們連自己也欺騙起來了；因爲假如他們塗抹得巧妙，那便是自欺；假如他們認定欺騙人，叫人們把他們當作更加嬌艷可愛是誠實公正，那麼，他們當真是欺騙的了；假如他們把自己造成的樣子，認作是上帝所造，是正當的作爲，那麼，他們也是受欺騙了的；假如他們自己以爲必不致有一天會將這些和這樣的作爲歸因於基督的身上去了，那麼他們也是受欺騙了的；假如他們以爲上帝不理會這種瑣事細故，卻由得他們隨意選擇，那麼，他們也是受欺騙了的。他們尚且自欺了，更何能信賴他人呢？一個捉弄自己的人，比被別人捉弄的，還要壞得多。這樣的自欺者，是雙重的罪人：他一面犯了欺人的罪惡，一面又犯了自欺的罪惡。被別人謀殺並不是被害人自己的罪惡；但一個人在被禁止的事情上受欺，卻是罪惡；被殺害比這樣子受欺，倒還好一點；因爲遇害只是肉身被殺，但這樣

做法是危害靈魂的勾當，一個人單單自己冒險，那個風險是何等不快，那種罪惡是何等可傷啊！一個人出自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手，拿自己的刀，去殺戮自己，那是悲慘中之悲慘；又何況這樣的塗抹，招來了鄉黨的物議，惹起了嘖嘖的人言；故此凡是用上牠的人，便都是橫梗聖保羅所宣的聖靈概念，他曾經對腓立比人說得很明哲，凡是真實的，（但塗抹過的面孔是個假面孔）凡是可敬的，（但誰以傳粉塗脂的面孔是可敬的呢？）凡是正直的，（但有判斷力的人，會說塗花了臉是正直的所為嗎？）誰敢說，這是照依上帝所定公正律令的意旨而行的作為呢？

上帝的法律，有叫人傳粉塗脂嗎？真正的理性，有教人那樣子做嗎？人手所立的律例，以此為可喜嗎？凡是（貞淑而）純潔的事情，（但塗抹面部是貞淑的行為嗎？出自靈魂的不潔，那就是欺騙及立心欺騙，難道那是純潔嗎？用來媚悅男人的眼目那種做作，難道是貞潔嗎？）凡是可愛的事情，（但有學識和優良判斷力的人，會說這種塗抹值得愛，或經過塗抹的面孔，值得愛慕嗎？）凡是得人稱道的事情，假如要有善德，假如要得人稱讚，考量這些事情罷，我倒希望傳粉塗脂，抹上矯揉的人工顏色，或裝成人為的姿色，並不是善德；也不是有善德的人，加以好評的。我在經典上讀到伊薩伯拉曾經這樣子做過，但我不曾見過聖潔

的閨秀或信教的童真女曾經用過；也許有些曾經受過人的讚賞，但不是被讚作賢明適當，反而是憎惡和非議罷了。一張經過塗抹的面孔，是魔鬼的鏡子；他站在前邊觀察著，玩弄著，（如同一隻猴子照在明鏡裏，）高高興興地看見自己身在鏡中；因為他在鏡裏念得出驕矜、虛榮和浮華那幾個字來。塗抹是嬌羞的死對頭，而嬌羞是美德的顏色。況且，他們過信轉眼成空的東西，是何等不值，秀髮囉，姿色囉，都是虛假的，年齡、疾病和很多意外，就要施以強暴；然則他的欺騙，又何所施其技呢？雖然一個男人的欲情和處境，以及他的年齡都可以從他的面部看得出來，傅粉塗脂反而阻礙一個男人的判斷力，所以，假如他們能够施色澤於他們的眼睛，如同施色彩於他們的秀髮和顏面一樣，那麼，那個男人便大可以甚少看得透，或竟完全看不透這一種人了。質言之，這些塗抹者有時竟毀傷了生具天然姿色的人，他們够不上稱爲丹青妙手；其故，一部份由於這些有時被認爲須加以塗抹，因爲大家都施行塗抹；又一部份由於這些驕揉做作的人物，在沒有受到窺探之時，憑著他們的技巧，由天然美手上，偷走了讚賞，要不然，他們便不會被視堪與別人相匹敵了。然而這一種怪樣的浮華，竟然有那麼大的要求，而風行於我們中間，真是可悲可憫的事情。

此文的作者，只用兩個縮寫，T. 字母做筆名，不消說實在無法考出他的來歷和身世。但從文中歷歷徵引聖經的字句及行文的語氣，可以推想他大約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不過他的議論是那麽溫柔敦厚，措詞又那麽婉約風雅，絕不像登壇說教的宣道人那般嚴肅枯燥得使人凜然悚然，則又可以推想他定然不是一位望之儼然的教士，而是一位富於文學涵養的騷人。譴責小品而能寫得那麽輕鬆婉約，這又是英國「幽默」文風的一大特徵。

死亡論

On Death

哲林美·泰勒
by J. Taylor

大自然假手於致人於死的工具那些事物，喚醒我們去默想死亡，上帝則假手於他的造化經綸，教我們在諸般情況，裝作無奇不有的幻想，以及用心思意料，處處眼見到死亡。大自然每年只給我們一造收成，死亡卻有兩造收穫。君不見春秋二季，把成羣男女打發到殮房；人們在整個夏季，剛剛由春季的罪孽之中甦醒過來，但一交酷熱的日子，天狼星便把夏日弄得死氣沉沉；秋天的果實，本來是留起來做一年的口糧的，但收穫的人，卻狼吞虎咽，以至於飽滯而死，自己既長眠地下，也就不需要糧食了；僥倖捱到冬季的人，也只不過等候另一個機會，那一季的苦寒，拿種種東西賜給他。由此可見我們有生之日，死亡無時無刻不當權施政。秋季藉牠的果實，叫我們錯亂失常；冬季的寒威，將更錯亂失常變成利害的症候；

春季拿花朵撒在我們的棺木上，夏季則拿青綠的草皮封閉我們的坟墓。熱病與飽滯，風寒和顫抖，是一年的四象；除了踐踏死人的骨殖之外，你不能走到別的地方去。

匹特洛尼歐斯那個粗野的漢子，在一張破桌上面，由一隻沉船的狂亂之中，逃得了性命，正當他在礁石巖嶼的岸上，曬著太陽的時候，抬頭看見一個人，在飄浮在波濤之上的床板上面，顛簸搖擺，衣裳的皺摺裏面，散佈著海沙，管民政的敵人——大海，把他轉運到岸上，去找一個坟墓。這一來，便把他拋到愁雲慘霧的思潮裏；或者這人的嬌妻，安安穩穩，舒舒服服地住在大陸的某處，正在盼望她的良人下一個月就要回轉家門；或者他的兒子不知有那一場大風浪；又或者他的老父憶起他兒子向他珍重道別之時，一個親愛的接吻，曾經落在這善良老人的頰上，至今尚有餘溫，想到愛子就要歸來，再次投入父親的懷抱，那是多麼幸福啊，他不禁快活得老淚縱橫了。這都是凡人的想法；這就是他們一切營謀心計的收場和歸結。一個沈沈的黑夜，一個劣拙的嚮導，一個風狂雨暴的大海，一條剴然中斷的纜索，一塊又頑又硬的礁石，和一場兇猛暴戾的狂風，就把一個美滿家庭的幸福，打得粉碎；而就要爲這宗意外事件哭得呼天搶地的他們，還沒有捲入這場風濤裏面哩，可是他們早已嘗到沉船的慘痛了。於是他望了望岸上的屍骸一眼，認得他就是船主，昨天曾經把他世襲的資